

禮記纂言

二十三

鄭氏曰以無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為
衰弔服而加麻孔氏曰按喪服朋友麻師與朋友同亦
加麻也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方氏曰孔子之
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
子報施之禮也澄曰疑謂心有所感而不能自決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
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山陰陸氏曰二
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
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澄按鄭陸二說

禮記

卷一百二十六

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為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
門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
常禮干後以表出不釋經者之為特而非常也張子說
優張子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
厚於孔子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
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
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澄
曰所饋祥肉謂斬衰而暮大祥之祭肉也設使孔子自

爲其衆子服朞一朞後亦不止樂矣况恚顏淵如恚子而無服者乎顏淵之死已兩朞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顏淵之祥肉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口醢之矣遂命覆醢使色事切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也使者有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衛世子蒯聵墓輒

而立於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孔氏曰子路結纓而死見左傳哀十五年師哭諸寢今哭於中庭故鄭云與哭師同臨川王氏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可忍見之也

右記師弟子相爲之事凡四節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氏曰草經一年則根陳朋友相爲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公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齊音咨與音余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無服非之孔氏曰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若有服者雖總亦往也方氏曰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則齊衰而弔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若凡人之弔可疑故以與哉結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

索居亦已久矣喪其子喪爾親喪爾子並平聲喪明喪爾明並去聲女音汝與音余離去聲索色作切

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怨

天罰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二水

名內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

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二言隆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

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索猶散也孔氏曰曾子為喪明

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汝於夫子者既不稱

禮記

百十九

其師自為談說辯慧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汝而德

與夫子相似也張子曰疑汝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

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

人知尊聖人也澄曰或云疑當讀如擬謂比擬於夫子

也後篇疑於君疑於臣易文言傳陰疑於陽並同索訓

散訓盡索居猶云獨居謂羣黨散盡而唯獨居故不聞

其過廣安游氏口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

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己以律

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

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辭相安

以姑息非復古入之道矣

右記朋友相爲之事凡三節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危人澄曰賓客至無所館謂有賓客自

它國來至魯國而無所館之家夫子必令其於我家而

館設若此賓客不幸而死夫子亦令其於我家而殯蓋

客於外而無容宿之館死於外而無容殯之地皆人之

危也仁者豈忍視人之危而不閔恤之乎故令於我乎

館於我乎殯也論語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彼同

門之朋合志之友平日相親密者死無所歸義固當然

禮記

卷三十一

此賓客乃汎然之交游爾非若朋友之親密然亦以其

生而館於我也死則就令殯於我焉厚之至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且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

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氏曰於時客

立曾子之門曾子許其反哭於爾次舍之處曾子所以

北面而弔者按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此

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

向弔焉澄曰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惡音烏疏音梳夫音扶爲爾云爲切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赴告也凡有舊恩者死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

禮記

卷二十一

兄弟親父友疏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爾則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澄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爲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

爲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僞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吐活切鄉惡並去聲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也賻助喪用也駢焉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它物可

檀弓

百三十三

以易之者使遂以徃孔氏曰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者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旣爲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但舊館情踣厚恩待我須有贈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以物與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故夫子抑之方氏曰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也澄曰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之謂宜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呼門人爲小子令如吾意行之

爲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僞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吐活切鄉惡並去聲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也賻助喪用也駢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它物可

禮記

卷之三

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氏曰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今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已者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謂旣爲出涕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但舊館情踰厚恩待我須有贈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以物與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故夫子抑之方氏曰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也澄曰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之謂宜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呼門人爲小子令如吾意行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立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今音汝卷今音權從去声

鄭氏曰沐浴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為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也孔氏曰原壤登椁材而言吾遭母喪以來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叩木作音口歌貍首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而過去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子未可以止乎

禮

禮

止夫子不須為治椁夫子謂與吾骨肉親者彼雖無禮在我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在我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與之往來非有惡逆大故何以絕之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於音孔子為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為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於沐椁不以小事妨大也孔子之於原壤無失其為故而已無失其為親者因類而言之也方氏曰原壤非親而兼言毋失其為親者因輕以明重也山陰陸氏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拳然此其貍首之詩歟

小人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與澄曰原壤之傷
蔑禮法蓋其素夫子與之爲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
母猶哀吾母也故於其母喪而助之沐椁彼之猖狂吾
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
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
二句蓋是古之歌詞而原壤歌之爾非是當時自作此
歌也陸氏疑爲古貍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以貍首
之斑然興下句執女手之卷然女舊讀如字或云音汝
蓋是男女親故聚會執手相歡也斑者貍首之毛文卷
與媿字通用韓詩云揖我謂我媿兮廣雅云媿好也孔

禮

百下三

疏以此歌爲原壤自作謂上一句言椁材文采似貍之
音下一句言孔子執斤斧如女人之手拳拳然而柔弱
其說紕謬陸氏疑爲貍首詩者以有貍首二字也然鄭
氏注射義又以所引曾孫侯氏以下八句爲貍首詩而
陸亦從之則非矣蓋貍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鄭風之遵
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
車攻大雅之行葦詩體相類雅詩體也今陸氏以貍首
爲篇首之詞曾孫侯氏爲其篇中之詞而各體不同惡
可合爲一篇哉是不識風詩雅詩體製之異也後之讀
者詳之射禮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

夫以來頌為節士以來繫為節所用四詩其三存者今皆在乃南國風篇中獨豳首一詩逸然亦當是召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豳首詩非也疑原壤所歌二句即是其章首右記知舊相為之事凡六節

了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占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問有此與怪之也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孔氏曰尚書無逸云口乃雍

雍謹字相近義兩通朱子曰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澄曰此一節子張問夫子答即是論語憲問篇所記但後人傳誦所記問答之言各不同爾論語云君薨蓋兼諸侯言此云天子崩則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摠已而此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朝也占之家宰執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使之聽朝何憂於禍亂若後世漢魏孱君操懿為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况三年之久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
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齊音

切之然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孔氏
曰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者為母斬者為父厚曰饘希
曰粥父母之慙哭泣以下天子至庶人如一陵陽李氏
曰襲斂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
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達于庶人
一也澄曰達者通行之謂中庸云三年之慙達乎天子
父母之慙無貴賤一也達乎天子者言下自士庶人之

禮

百二十七

賤上至于天子之貴皆通行之此言自天子達者上自
天子之貴下至于士庶人之賤亦得通行也蓋貴賤之
分雖異父母之恩則同故人子慙父母之禮不以貴賤
而有殊也

右記天子諸侯為親慙之事凡一節

魯莊公之慙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閔公不居慙葬已吉服公既吉服不與虞卒
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慙也孔氏曰莊公閔公父閔公
是莊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
矣弁經葛而葬葬竟除凶服於外魯有三門庫雉路庫

門最在外以從外來至庫門而去經故曰經不入庫門
經既不入衰不入可知也君身經罔葛士大夫羣臣經
用麻閔公既葬而除服不與虞卒哭羣臣須行虞卒哭
之祭故卒哭乃除之卒哭已後麻不復入不入者承上
亦謂不入庫門也按喪服注大夫既虞受服則經葛士
卒哭而受服時禍亂迫蹙君既吉服故大夫既虞不服
受服至卒哭總除故云既卒哭麻不入澄曰春秋莊公
三十二年六月癸亥薨薨後五十七日十日己未所立
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閔公莊公薨歷十一月明年六
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不君生
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羣臣亦不
服君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
遽行吉祭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違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
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哉我則食食

爲君云僞切夫音
扶食食下音七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季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孟
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不能居公
室不以臣禮事君也四方莫不聞言鄰國皆知孔子曰

卷事不敢不勉君存時不盡忠卷又不盡禮非也澄曰
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
蓋當與卷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勉而為瘠
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強為毀瘠也情實也不
以情居瘠言自處於毀瘠者勉為之而非情實也食食
上如字食之也下音嗣飯也遭卷者心哀戚氣填滿志
不在食雖不食亦不飢故三日不食不食過三日則死
故人作糜粥俾啜之以全其生敬子言人皆知吾二家
平日不能執臣禮事君今於君卷實非哀戚而不能飯
則勉強食粥者偽瘠而已人之見之必疑其非實我但
任情之真食飯而不食粥也以此見三家之於其君生
既不臣死亦不臣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
何反服之禮之有

為舊云偽切與
音余隊直遂切

鄭氏曰為舊君反服仕焉而已者放逐之臣不服舊君
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孔氏曰為舊君服有二其一
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致仕退歸在國者其二以道去
君而未絕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爵祿尚有列於朝出

入尚有詔於國者爲未絕若已絕則不服也其三不便
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鄭注仕焉而已者其
一也雜記云違諸侯之諸侯得爲舊君服孟子云三有
禮則爲舊君服皆其三也放逐之臣謂三諫不從去而
已絕者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者應氏曰子思對穆公
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子思所謂戎首即孟子所謂
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
渙散不屬故賢者整其君以上下相爲感應之理若所
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而不容如是之薄也長
樂陳氏曰人臣之去國有爲舊君服者有不爲舊君服
者視情與義何如爾古者進人以禮以誠之所樂與也
退人以禮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高
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
所以異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衽爾衽苦汗切

鄭氏曰衽爾自得貌爲小君側隱不能至孔氏曰居處
言語蓋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記人略也山陰陸氏曰喪
雖輕側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
是以夫子不答澄曰陸氏不以爲夫子答辭未詳孰是

右記臣為君愬之事凡四節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舍何紆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相聲之誤也諸侯請舍者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朝音潮強其兩切

孔氏曰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鄭氏曰康王楚子昭

禮記

百四十一

也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伊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荆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祝桃荊君臨戶愬之禮澄曰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愬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之荆恥於為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己也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邾婁考公之愬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

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
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
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易以龍未切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弔含弔且含容
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爾
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
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
駒王徐先君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度河廣大其
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孔氏曰按春秋昭三
十年吳滅徐此云徐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強僭凡
行含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
使人含若既歛以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
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
謂之不親含諸侯之禮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不親含
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得親含徐君使容居來弔邾來
且含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
君徐僭號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故云進侯
玉邾有司拒之云諸侯之辱臨敵邑者臣來則行臣簡
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易謂簡易于謂廣大若
實是臣而雜亂行君禮者由來未有此禮也容居對邾

有司云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事所謂處所我從先君駒王以來徐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先祖實有此事容居魯鈍之人不解虛誕唯知不忘其祖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君見存不忘可悉不忘祖即是不忘君也澄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者容居致其君命也其使容居以舍者容居之自言也謂邾人其使我得如君命以坐舍乎不敢忘其君者謂君有坐舍進侯王之言爲使臣者不敢忘之也不敢遺其祖者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爲子孫者不敢遺之也然其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亂命焉爾徐自周穆王之時偃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亦僭吳亦僭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國小春秋時嘗受楚吳二大國之陵吳旣滅其國孔䟽以爲滅而復興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而猶強僭如此徐君不度力而襲僭號容居不服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廬陵胡氏曰易如禾易長畝之易猶治也于者于于然而來之于舒大之義漢史云單于大貌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遂入爲云
偽切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躬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政君命所爲惠伯強之乃入孔氏曰子叔子男子通稱叔其氏故以子冠叔敬叔殺懿伯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

檀弓

百四十四

者有怨讎恒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謂奉君政令使滕不可以叔父私怨欲報讎而不行公事也澄曰人君一國之公事謂之政人臣一家之私事謂之事奉君命弔滕者國政之公也爲叔父報讎者家事之私也將將命之將方氏曰子夏嘗問居昆弟之仇孔子答云奉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

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繆音穆縣音去竟與

於虜同焉切

鄭氏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安得而哭之以古之大天無外交也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得而弗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微勸之也哭諸異姓明不當哭方氏曰爲人臣者無外交束脩之問謂以一束之脩爲通問之禮也交政於中國則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爲之哭若魯人之哭陳莊

檀弓

百四十五

于是也縣子請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必哭諸縣氏者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謂畏而哭之禮之變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損禮於其君者也魯穆公之哭陳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外臣者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非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者也澄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者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棄世之事古豈有是

禮哉

右記為鄰國君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切勒音的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勒勒也孔氏曰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長樂陳氏曰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蔽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

禮記

卷之六

而及郊將班邑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近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縻勞逸雖殊而功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方氏曰羈以絡馬勒以鞅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澄曰此一節非言喪禮當在附記雜事雜辭章內以其為下文獻公往遂起義故依舊本連下一節而不易其次○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
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革音赫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禭臣親
賢也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歛裘縣潘氏
名所以厚賢也孔氏曰柳莊爲衛太史寢疾其家以告
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
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
拜稽首請於尸而往弔也按禮君入廟門全爲臣得言
寡人者記禮者之言也澄曰獻公不得爲衛之賢君何
能親賢厚賢如鄭注所云哉柳莊唯有諫班邑於從者

禮記

卷之七

一事可取爾它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其果可與吳

季札所善遽瑗史鮪公子荆之諸賢爲儔乎觀獻公與

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

莊之爲獻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

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難乃旦切

孔氏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生存之日君呼

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爲之作謚易代其名按謚法愛
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鄭氏曰謚
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
也衛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
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
文足以兼之方氏曰班制古所有文子特脩其壞爾班
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少之節班制脩故可與四鄰交社
稷所以不辱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
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爲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
傳不見據史鮑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

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鄉卒
不繹去起呂切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
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
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孔氏曰
干舞武舞也籥舞文舞也鄭引公羊傳曰廢者廢置也
謂置留之而不去也去籥舞以有聲故留萬舞以無聲
故澄曰注疏依公羊傳以萬爲干舞武舞以籥爲籥舞
文舞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

籥也蓋萬者武舞文舞之摠名武舞用干文舞用籥萬
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籥
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干之無聲者爾方氏曰卿卒
不繹猶者可以已之辭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
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
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
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
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

檀弓

百四十九

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
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
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
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
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
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

舉知音志蕢苦怪切曠飲於鳩切下飲斯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不樂如字大師音大為一云偽切共音供敢與

音預解之效切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

飲酒與羣臣燕侍與君飲也曰安在怪之也在寢謂燕於寢杜蕢三酌皆罰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褻嬖也爲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忘君之疾言近臣當規君疾憂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舉也揚解舉爵於君禮揚作騰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畢獻獻賓與君也此爵遂因杜蕢爲名謂之杜舉杜蕢或作屠蒯孔氏曰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

鼓猶奏也謂奏鍾樂平公呼蕢而進之曰汝鄉者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蕢言悼子之喪在堂此其比子卯之忌爲大調是嬖褻之臣當規君過唯欲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非刀匕是共非猶不也蕢是宰夫不以共刀匕是職乃敢侵官又與知防諫之事是以皆飲平公曰寡人亦有過酌而飲寡人杜蕢即洗而舉爵於君當時此事在燕禮之初唯獻賓與君得杜蕢之言燕事即止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必無廢此爵恒留之爲鑿戒故至今燕禮獻賓獻君既畢之後於此揚解謂之杜舉表

明此爵實杜蒯所舉也左傳杜蕢作屠蒯杜屠蕢蒯聲相近也左傳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互相足也澄曰與知防言與知防閑非禮之事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與歛往弔莫不盡禮悼子未葬平公飲酒鼓鐘可乎此杜蕢所以譏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矣

右記君為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禮記

卷二十一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說音曰扶服音甫甸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孔氏曰介夫匹庶之人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殆近也疑辭引詩斷章凡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助之子罕哭之哀是也言雖非晉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助語也澄曰晉人之覘宋者以為不可伐雖非晉

人其誰以為可伐乎故曰天下其孰能當之言誰敢與之敵也孔子嘗云仁不可為衆子罕蓋亦一事之仁歟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故治國者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羗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熾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存君無所辱命

蕢音怪切辟於婢亦切畫音獲奪徒外切市朝

直遙切

鄭氏曰哀公魯君畫宮畫地為宮象行弔禮於野非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祭即植也隧奪聲相近或為允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上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

弔諸其室澄曰辟於路謂開辟道路而畫為宮也賁尚
必是其父死於兵間故哀公使人弔而遇諸道與齊莊
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同君不待其喪至家而急弔之者
哀其為國事而死也故曾子但責賁尚不能如杞梁妻
之不受弔而不責哀公之不當弔於野方氏乃以弔人
於道路為從簡便是責弔者之非而不責受弔者之非
也與曾子之意異矣市朝皆曠地露天杞梁妻言有罪
而誅者乃陳其尸於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
於曠地露天之野而弔之也孔氏曰鄭注謂陳尸於朝
於市者諸侯之大夫士也天子之臣則有爵者皆適甸

師氏不在朝天子之士宜在朝同諸侯之大夫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
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
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
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音

遇為謀云偽切重音重錡魚綺切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公
叔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務人遇見也保縣邑小城
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
者使之病謂時徭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

曾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禹人恥之欲敵齊師鄰鄰里也重皆當作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皆奔敵死齊冠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歛葬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孔氏曰按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春秋直云戰于郊此以為戰于郎者郎是郊頭近邑也昭公子公為即務人此作男者男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禹人見國人走避齊師而言上以徭役使人雖疾困以賦稅責任人雖煩重若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猶可無負愧今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自全其身不愛

民庶於理不可也既嫌它不死欲自為致死云我已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錡往赴齊師而死焉汪錡非是家無親屬但哀其死難曾國眾人為歛葬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致死於敵欲勿殤之而喪以成人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謂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為不殤也

○曾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乘去聲縣音類賁音奔隊直類

鄭氏曰戰乘立在曾莊公八年夏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末之猶言微哉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它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澄曰誅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鄭注每解誅為謚非也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立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姑述其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立戰曾勝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曾婦人之羸而口

也自敗於臺魚始也

陘音形臺魚上音疑下音臺

鄭氏曰戰于升陘曾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邾師雖勝

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鮒魯襄公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鮒時家家有喪而相弔去纒而紒曰鬒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孔氏曰復之以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者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唯死者招魂鄭兼言傷者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則用矢招魂也按士喪禮纒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緇髮凶事去之但露紒而已方氏曰矢以施於射非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鬒以施於喪非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升陘之野戰以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鮒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鬒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唯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喪弔之禮猶得行於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鮒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鬒復以矢弔以鬒則升陘臺鮒必是殺人之甚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

右記士庶國殤喪之事凡五節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客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重平聲喪亦客人身喪並去聲說音曰與音預夫音扶遠云縮切

檀弓

百五十七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於斯言在喪代之際喪謂亡失位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孺穉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又因以為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它志謂利心子顯使者公子繫也顯當作鞮孔氏曰重耳受弔禮且使者方致穆公之命故言且曰言非特弔兼有餘事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及得其國恒在此喪禍亦代之時此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在喪服憂戚之中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從其言而圖反國故云孺

子其圖之舅犯言父死之凶禍是謂何事豈得又因此
以爲已利欲求反國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言君
惠弔亡臣重耳是叙其弔意也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
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謝其欲納已之意也乃言
父死是謂何事豈敢悲哀之外別有它志以辱君之義
乎義謂勸反國義者宜也以反國爲宜故云義穆公勸
重耳反國重耳爲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
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
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聞父死勸其反國之
言哀慟而起故云愛父也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是

無心反國故云遠利也按國語繫弔公子夷吾於梁如
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
於公子繫云云穆公之羨重耳皆爲形夷吾而言蓋曰
晉獻公之子見於春秋經傳者五人太子甲生其次重
耳其次夷吾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嫡生卓欲立奚齊
故殺申生而逐重耳夷吾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
殺之卓立又弑之時晉國無君里克使人召重耳于
狄舅犯令重耳辭之呂甥亦使人召夷吾于梁冀芮令
夷吾諾之呂甥乃請君子秦於是穆公遣公子繫使狄
弔重耳又使梁弔夷吾俱勸其反國重耳竟從舅犯之

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
吾立為惠公立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為文公此
時晉國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其黨各分重耳
若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而得國事悖
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又其時齊桓猶在縱
反國不過君晉比至十五年之後則夷吾自死晉國不
治人人思得重耳為君又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
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歸國之後
即能繼齊而霸諸侯不但君一國而已霸者必假仁義
舅犯言喪亡之人它無可以得人之貴重唯能愛親而
為孝子則人貴重之仁親謂愛親也寶謂人所貴重也
若幸父之死而利己之為君是不孝也天下其誰喜之
說謂喜也此皆霸者之假仁而舅犯教重耳行之故予
顯歸秦復命而穆公嘆重耳之仁稱其愛父稱其遠利
是其假仁足以得穆公之貴重矣此其所以終能成霸
歟其功皆舅犯之謀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
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

知也
駘大來切
適音約

鄭氏曰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也孔氏曰沐浴佩玉則得吉兆其掌卜之人謂之也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所從也方氏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為有知也○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檀弓

卷之十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廉孔氏曰四方賻泉布本助窆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皇氏謂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於四方能氏則以司徒為獻子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黻辰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澄曰侯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一如王朝之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

氏之司馬轅戾是也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
如王朝之小司寇一如王朝之小司空夫子仕魯爲司
空司寇即仲孫氏之司空司寇也家臣之賤應無稱司
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
者亦非但如鄭注是矣按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
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魯國
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乃季孫氏之下大夫故其旅
得爲孟獻子之家治喪也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
夫子所善馬氏曰司徒旅歸四布蓋以爲愈夫家於喪
者可也以爲善於禮則未矣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
生者賻贈賻之餘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
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
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
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
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善

檀弓

卷二十一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
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
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若
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具葬之器用何

以哉言無其財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
買子柳不可忠恕也賻布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
貨財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也班諸貧者以
分死者所矜也 多則與鄰里鄉黨方氏曰不家於喪
取因喪之利而起家也

右記喪不圖利之事凡四節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
此言孝子慎終之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據士禮言附
於身謂衣衾之屬合納棺中以殯者附於棺謂器具之

檀弓

百六十二

屬合納壙中以葬者誠謂心實愜滿信謂物實周緻之
猶至也有悔謂有遺憾也言辦殯葬之物於三日三月
之內須實是愜滿實是周緻毋至它日悔其有不愜滿
不周緻者也蓋既殯既葬則雖欲增加換易而不可得
矣所以當慎也鄭氏曰三日三月言日月欲盡心脩備
也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
賒思忖見宜慎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

一朝之患故忘日不樂

極字句絕
樂音洛

此言孝子追遠之情極謂至極之期限制止此也亡猶

無也謂親死已久而無形聲影響之存者也憂亦哀也
稍輕於哀患禍也謂墮滅其身之禍忌口親之死日不
樂有衷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喪之當有限制故不
過三年而止喪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
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憂雖終身
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戚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
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
之時餘日則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方氏曰死者之形
雖已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孔氏曰親喪已經三年
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

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唯忌日不樂恐其常毀也

○后木口喪吾聞諸懸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縣音玄夫音扶
易以致切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孔氏曰按世本孝

公生惠伯輩其後為厚氏厚此云后輩鄭云輩其字異爾

后木聞居喪之禮於懸子云孝子居喪不可不深長思

慮故買棺之時當外內斷削令精好后木既述懸子之

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亦當如是此孝子所

為之事非父母豫所囑託記譏后木也澄曰深長思猶

言為久遠計謂不可苟且忽略也易如易其田疇之易

治也治即斷削方氏曰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事
爾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
有非之者哉稱人證切惡音烏齊才細切亡與無同
斂去聲還音旋縣音玄封音空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也形體也還之言便也已
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不設碑緯不備禮也封當為窆
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不責人所不能也孔氏曰稱猶
隨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有富家也設若家富

禮有限節不得過禮亡貧家也家既無財但衣衾斂手
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月數貴
者用碑緯下棺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
人也方氏曰齊言其多少之齊也澄曰齊猶齊私藥物
之齊謂品量其或多或少各不同也有者毋得過禮亡
者還葬縣窆此所以齊其有無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槨其

財斯之謂禮養羊也

孔氏曰以菽為粥啜之飲以水而已更無餘物使親盡

其歡樂此之謂孝但以衣棺斂其手足形體速葬而無
槨稱其家所有之財以送終此之謂禮澄曰菽者諸種
大小豆之總名豆有實在莢中者黃豆黑豆之類是也
亦有實在角中者赤豆菜豆之類是也孔疏謂以豆爲
粥非也澄嘗食於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
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
粒煮湯一盃攪起啜之而以療飢始悟古之所謂啜菽
者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煮熟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
爲至貧者之家然能使親之心志常極盡其歡樂而無
憂愁故亦可謂之孝斂無多衣僅可掩其形體使不露

見葬不俟日期又無外槨然非家有其財而固爲是儉
也隨其家財僅能若此而已故亦可謂之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裳
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澄曰哀敬
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
固爲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
本與文兩相稱者爲盡善也

